

猫和老鼠

Cat & Mouse

JAMES PATTERSON

(美)詹姆斯·帕特森 著 吴风华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

猫和老鼠

Cat & Mouse

JAMES PATTERSON

(美)詹姆斯·帕特森 著 吴风华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猫和老鼠/ (美) 帕特森著; 吴风华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014-3082-9

I. 猫… II. ①帕…②吴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8568 号

猫 和 老 鼠

著 者: [美] 詹姆斯·帕特森

译 者: 吴风华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
印 刷: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
字 数: 231 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082-9/I·1301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16.00 元

群众版}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詹姆斯·帕特森

James Patterson

美国知名畅销书作家。到目前为止,他的小说没有不上畅销书榜的,多半经常居榜首。令人惊讶的是,他能将这种欢迎程度保持在世界范围。

《死亡之吻》

《蜘蛛来了》

《猫和老鼠》

《杰克与吉尔》

是他的主要代表作,极受欢迎,已被相继改编成电影。

内容简介

加里从小受继母虐待，热衷于杀人。几年前他被大名鼎鼎的侦探亚历克斯博士送进了监狱。现在他出狱了，染上了艾滋病。他想在临死前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，并发誓要干掉亚历克斯全家。加里在人群密集的火车站开枪滥杀无辜。亚历克斯四处追捕他。加里在临死前对亚历克斯说一定会杀死他。

果然，不久亚历克斯一家遭到袭击，亚历克斯身负重伤。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皮尔斯被派来调查亚历克斯遭袭案。此前皮尔斯正在追捕被称为“外星人”的杀人狂“史密斯先生”。就在亚历克斯案即将水落石出时，住在医院养病的亚历克斯重新锁定嫌疑目标。然后果断宣布，皮尔斯就是“史密斯先生”，并开始了对皮尔斯的追捕。皮尔斯杀死的第一个人是他心爱的女人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杀人游戏。每次他要作案，必得事先通知警察。但警察永远只赶得上验尸。皮尔斯永远如神龙般见首不见尾。他的游戏规则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因此得到激赏。亚历克斯最终猜出了皮尔斯用死者的名字组成的字谜，并最终终止了这一残酷的游戏。

在追捕杀人犯的过程中，几年前丧妻的亚历克斯找到了新的爱情。

离奇的案件。

残忍的激情。

对爱与生与死的迷思。

对智慧及承受力的测试。

目 录

序 幕	抓住蜘蛛	1
第一部分	火车站屠杀案	6
第二部分	穷凶极恶的追猎	44
第三部分	地窖的地窖	126
第四部分	托马斯·皮尔斯	155
第五部分	猫和老鼠	228

序幕 抓住蜘蛛

第 1 章 华盛顿特区

亚历克斯家的房子在二十步开外。走近并看到这所房子，让加里的皮肤刺痛起来。那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，有着白色的木屋顶，收拾得极好。加里在五号街对面凝视着。慢慢地，他露出牙齿狞笑起来，人们会误以为他在微笑。好极了。他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谋杀亚历克斯和他全家。

他的目光慢慢地从一扇窗户移向另一扇窗户。一切尽收眼底。精致的白色蕾丝窗帘。阳台上亚历克斯的旧钢琴。屋顶雨水沟中卡着的蝙蝠侠和罗宾汉风筝。戴蒙的风筝，他想。

有两次，他看见了亚历克斯年迈的祖母。她蹒跚着走过楼道的窗户。娜娜妈妈漫长、没有目标的一生很快就要结束了。这想法使他感觉好了许多。享受每一时刻——停下来，闻闻玫瑰，加里提醒自己。尝尝那些玫瑰，吃掉亚历克斯的玫瑰——花、茎和刺。

他终于走过了五号街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树阴底下。然后，他消失在浓密的紫杉和如哨兵一般守在屋前的迎春藤中。

他十分小心地靠近一间粉刷过的地下室。地下室的一端连着门厅，正在厨房的下面。门上锁着一把带有耶稣基督头像的扣锁，但是，几秒钟的工夫他就把门打开了。

他进到了亚历克斯的房子里！

他身处地窖之内：对于要搜寻亚历克斯一家人来说，这间地窖能提供重要的线索，值得浓墨重彩，大书特书。

对于很快就要发生的一切，对于谋杀亚历克斯一家，这间地窖十分重要。

它没有大窗户，但是加里还是不想冒任何风险。因此，他没有开灯，而是用了一个梅格莱特手电筒。他只是四处看看，了解更多关于亚历克斯及其家人的情况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进一步激起自己的仇恨。

地窖里面打扫得很干净，就像他原先所预料的那样。亚历克斯的工具很随便地搁在一块用螺丝钉在墙上的纤维板上。一顶生了锈的乔治敦球型帽挂在一个钩上。加里把帽子取下来戴在自己头上，他忍不住这么做。

一张长长的木桌上，叠放着亚历克斯一家人的待洗衣物。加里把手伸向这些衣物。现在，他感觉自己正在靠近这个即将要被灭掉的家庭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痛恨他们。他用手触摸挂有那个老妇人的胸罩的吊床，触摸那个男孩小小的乔基三角裤。他感到似乎全身都在战栗，他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

加里拿起一件带有驯鹿图案的红色小毛衣。这应该是亚历克斯的小女孩珍妮的。他将毛衣举到自己的脸上，他想闻闻这个女孩儿的气味。他参与了谋杀珍妮的案子，但愿亚历克斯将来也能够了解这一点。

他看到一对永恒牌手套和一双黑色的小马牌鞋子挂在一个钩子

上，挨着一个褪了色的旧拳击袋。这些是亚历克斯的儿子戴蒙的东西，他现在肯定已经9岁了。加里想，他一定要掏出这男孩的心脏。

最后，加里关掉了手电筒，独个儿坐在黑暗中。从前，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绑匪和杀手。现在，他又要重操旧业，再次大显身手了。他回来复仇来了，他的复仇行动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。

他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叹了一口气。他已经织好了严密的蜘蛛网。

亚历克斯很快就要完蛋了，他所爱的人也全都要完蛋了。

第2章 伦敦

当前，让欧洲人感到恐怖的杀手叫“史密斯先生”，只有姓氏没有名字。这个称呼是波士顿新闻界赋予他的，后来，全世界的警察都不得不用了这一称呼。杀手也接受了这一称呼，就像小孩子接受父母给他们起的名字一样，不管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粗俗、多么的乏味或者多么的令人不安。

“史密斯先生。”就是这么一个名字。

实际上，说到名字，他还真有值得一说的。他对名字非常着迷。被他杀害的人的名字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，也刻在了他的心灵深处。

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名叫伊莎贝拉。接下来是斯蒂芬妮、戴维斯、罗伯特，以及其他很多人。

他能对所有这些人的全名倒背如流，或者顺背如流，就好像他为了应付一场历史课程的考试，或者应付一轮古怪的“难题问答比赛”，而将它们牢牢地记住了。这个案子就是一场难题问答比赛，不是吗？

迄今为止，似乎还没有人弄懂这个难题，找出答案。声名显赫的

联邦调查局没有，闻名于世的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，伦敦警察总署没有，任何他在那里制造了谋杀案的城市的警察局也都没有。

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神秘的规则，他们始于1993年3月22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伊莎贝拉，直到今天，还在伦敦继续。

眼下的受害者是卡伯特。他是一个检察长——主管那些用生命去孤注一掷的最愚蠢的事情。他在伦敦很“火”，最近拘捕了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杀手。谋杀他的那个家伙想使全城人为之惊骇，为之疯狂。有教养的、老于世故的伦敦人除了迷恋邻近的村镇，还喜爱血腥的屠杀案件。

这天下午，史密斯先生正在繁华、时尚的骑士桥区做手术。他在那里研究人类——起码这是报纸描述人类的方法。伦敦以及欧洲大陆的新闻媒体都以另一个名字称呼他——外星人。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史密斯先生是个外星人。没有一个人能干出他所干的那些事儿，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。

为了能够对着卡伯特的耳朵说话，为了和他的猎物更亲近一些，史密斯先生不得不弓下身子。他工作的时候放着音乐，各种各样的音乐。今天的选段是乔凡尼的序曲。女歌唱家唱的歌剧很是对他的胃口。

对于他的这种活体解剖，歌剧恰到好处。

“大约在你死后十分钟，”史密斯先生说，“苍蝇就会闻到伴随你的肌体组织的分解而产生的气味。绿头苍蝇会把最微小的卵产在你身体的各种洞穴里面。好笑的是，这话让我想起修斯博士的一句诗——‘绿头苍蝇和火腿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。然而，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联想。”

卡伯特已经失血很多，但是，他还是没有放弃。他个子高高的，很健壮，金发里夹杂着银丝。他是那种决不说不的角色。检察长来回

摇晃着头，直到史密斯终于取出堵在他嘴里的布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史密斯问道，“说吧。”

“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为什么对我这样？”卡伯特声音低沉而沙哑。

“哦，我告诉你吧，就因为你是卡伯特。简单而实事求是地说，你，卡伯特，是一个谜。”

史密斯又把那块布塞回检察长的嘴里。再也没有一个字从他的口中吐出。

史密斯先生继续一边在卡伯特的身上动刀子，一边观察。乔凡尼也在继续唱着。

“临死的时候，呼吸将变得更加困难，变成间歇性的，就像你现在感觉到的一样，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是最后的呼吸。死亡将在两三分钟之内降临。”史密斯先生低声地说，令人恐怖的外星人低声地说，“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。我可以是第一个为你祝福的人吗？我是真诚的，卡伯特。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我真的妒忌你。我希望我是你。”

第一部 火车站屠杀案

第 3 章

“我是伟大的科恩荷力奥！你是在向我挑战吗？我是伟大的科恩荷力奥！”孩子们一齐唱着，咯咯笑着。比维斯和巴特头又打起来了，就在我附近。

我紧咬嘴唇，决定不管他们，随他们打去。干嘛和他們去打呢？干嘛要去惹一帮青春前期的家伙呢？

我和戴蒙、珍妮挤进了我那辆黑色的旧保时捷跑车的前座。我们需要买一辆新车，不过我们谁也不想和这辆保时捷分开。我们在学校接受传统的教育，学习古典文学。我们爱这辆旧车，我们管它叫“沙丁鱼罐头”和“老素面朝天”。

事实上，我在早上 7 点 40 之前都很忙。对于这一天来说，不是什么好的开端。

前一天夜里，巴露中学一名 13 岁的女学生的尸体在阿那康斯蒂

河里发现。她是在被枪击之后又被扔进了河里。子弹打到了她的嘴里，验尸官称之为“洞中打洞”。

一个不寻常的统计数字正在极大地破坏我的胃口和中枢神经系统。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有一百多起杀害贫民区年轻妇女的案件未能被破获。没有人再呼吁开展深入的调查。掌权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女孩们的死。

当我们驱车经过苏加纳真理学校的时候，我看见克里斯婷正在热情地欢迎到校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，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是一个由好人组成的集体，一个充满关爱的集体。她自然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。

我还记得我和她初次相遇的情形。那是在初秋，当时的环境对我和她都是糟得不能再糟了。

我和她被扔在了一块——用某个人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来说，是被压垮在一起——在一个名叫谢妮拉·格林的稚嫩可爱的小女孩被杀害的现场。克里斯婷是谢妮拉所在学校的校长，而我呢，正在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所学校。珍妮这个学期刚刚成为真理学校的新生，戴蒙则已经是四年级的老生了。

“看什么看，你们这些幸灾乐祸的家伙？”我转过头训斥孩子们，他们盯着我和克里斯婷的脸来回看个不停，就像是在观看一场网球锦标赛。

“我们是在看你，爸爸，你却在看克里斯婷！”珍妮说着大笑起来，像个恶作剧的北方小巫婆，她有时候就是这样。

“你应该称呼她为约翰逊夫人。”我狠狠地横着眼睛对珍妮说。

珍妮对我凶狠的目光完全不以为然，她耸耸肩，竭力对我皱眉头，“我知道，爸爸。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她是谁，我当然清楚得很。”

女儿已经懂得许多生活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和技巧。我一直希望

有一天她能向我解释这一切。

“戴蒙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我问道，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今天上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给我们出出主意吗？”

儿子摇摇头，同时，他脸带微笑。他很喜欢克里斯婷。每个人都喜欢她，甚至连娜娜妈妈也赞许她。这种事情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事实上倒让我有点不安。娜娜和我似乎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有过相同的看法，也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

孩子们从车里爬出来，珍妮给我一个吻，走了。克里斯婷向我招手，走了过来。

“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父亲。”克里斯婷说。她眨着褐色的眼睛，“你打算这几天让邻居的某位女士感到非常快乐。对孩子们和葛可亲，英俊文雅，开着高级跑车。嗨，嗨，嗨。”

“嗨，嗨，能不能少说点？”我说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是六月的一个美丽的上午。湛蓝的天空，凉爽的气温，清新的空气。克里斯婷穿着米色裙子配着蓝色衬衫，一双米色的平跟鞋。我不禁心旌摇动。

微笑溢满了我的脸。我无法停住、止住。而且我并不想。这和我正开始拥有的美好的一天相吻合。

“我希望，你可别再在你的高级学校里给我的孩子们教这些愤世嫉俗、讽刺挖苦的东西。”

“正是，而且我所有的老师也正在这样教他们。我们跟最好的学生讲埃都坎图语。我们受的是犬儒主义的训练，我们都是讽刺专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是杰出的怀疑主义者。我得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灌输的宝贵机会。”

“对戴蒙和珍妮来说太迟了。我已经给他们编好了程序。孩子是牛奶和夸奖喂大的。在这个街区，可能在整个东南部，甚至整个华盛顿，他们的性格是最开朗、最热情的。”

“哦，我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们接受了这一挑战。得赶紧走了。年轻的心灵在等待改变和塑造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能见到你吗？”克里斯婷正要转身向苏加纳真理学校走去的时候，我说。

“英俊潇洒，又开着豪华保时捷，你今天晚上当然会见到我。”她说完转身向学校走去。

那天晚上我们将开始第一次“正式”约会。她的丈夫乔治去年冬天去世了，现在克里斯婷觉得她已经可以和我共进晚餐了。我没有用任何方式催促过她，但我不能再等了。在我的妻子玛利亚去世五六年之后，我仿佛正在从一个深渊里爬出来，甚至可能是在从抑郁症里走出来。生活又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美好了。

但是就像娜娜妈妈经常警告的，“不要把深渊的边缘误认为是地平线。”

第 4 章

亚历克斯是一个已死之人。失败是不可以选择的。

加里透过一支布朗宁自动步枪，以邪恶的目光看着一幅放大的画面。这画面是难得的美景。他看到的是如此扣人心弦的场景。他看见亚历克斯放下他的两个孩子，然后和那位怡人的女士在苏加纳真理学校门前聊起来。

想你所不能想的，他这样敦促自己。

加里蜷缩在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前排座位上，把门牙咬得咯咯作响。他看到戴蒙和珍妮飞快地跑进了校园，挥着手向他们的伙伴打招呼。数年以前，他由于绑架两个学生，而且就是在华盛顿，就在这儿，他几乎出了名。那些日子可真了不起，我的伙计！那真是

了不起的日子。

一时间，他成了全国所有电视台和报纸的明星。现在，这一切又要再次重演了。他肯定那是一定的。毕竟，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才公平。

他轻轻地挪了一下自动步枪的瞄准柱，对准了克里斯婷的前额。

她有着一双极富表现力的棕色眼睛，脸上慷慨的微笑，即使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也清晰可见。她个儿高高的，端庄威严，富有魅力。好一个校长！一缕散落的卷发垂在脸颊。亚历克斯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。

多么般配的一对！不过，这很快又将是怎样的一个悲剧，怎样的耻辱！尽管身心疲惫，亚历克斯看上去仍然很帅，他的气质有点像拳王阿里。他的微笑很有感染力。

克里斯婷转过身，向学校的红砖楼走去。这时，亚历克斯猛的朝加里的吉普车方向瞥去。

这个高个子侦探的目光，好像正好穿过了驾驶员座位前的挡风玻璃，看到了加里的眼睛。

很好。没什么值得担心的，没什么可害怕的。他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。他并没有冒任何风险。此时此地还没有。

几分钟之后，一切就要开始了。不过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这一切早就开始了。已经发生了一百次。从头到尾，每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他都了如指掌。

加里发动吉普车，向联合火车站驶去。那里是犯罪场所，是他上演他的杰作的剧院。

“想你所不敢想的。”他不停地轻声对自己说，“然后，去做这些不敢想的。”